

無言悼國殤⁹

在召開南日戰役陣亡將士追悼會的時候，籌備會擬出特刊，因為我是參與南日戰役的一員，所以特約我寫稿。但是當時我實在寫不出一個字來，原因：一則當時我只有滿腔憤怒，憤怒共匪賣國殘民，憤怒共匪殺死我們愛國的同志；二則我覺得陣亡將士不須用言語文字去頌揚，而且覺得只有他們的行為，才足以說明他們的偉大，粗俗的語言和文字，是不足以表達他們的偉大於萬一的。所以我當時決定以無言來悼念南日陣亡將士的國殤，特刊上沒有寫文章，追悼會上亦沒有發表演說。

追悼會舉行完了以後，籌備會又擬刊行紀念冊，欲將所有輓章詠詞彙編成書，以垂永久，因又向我索稿，情不或已，才寫此文，但我仍以「無言悼國殤」為題，因為我覺得只有無言才是最大最崇敬的哀悼。

作為一個軍人，他必須是最感情的人，但亦必須是鐵石心腸的人，因為必須具有前者的性格，他才能熱愛國家，才能大仁大勇，才能殺身成仁，才能捨生取義。必須具有後者的性格，他才能殺敵致果，才能嫉惡如讎，才能以牙還牙，才能以殺止殺。所以軍人在戰場上所表現的：一則是人類情感最高的表現，他們為真理、為正義、為國家、為人民，他們視死如歸，死而無怨；一則是人類殘忍的最高發展，他們為爭國家的存亡，為爭人民的幸福，為獲得勝利，為消滅敵人，他們殺人盈野，無動於衷。但這並不是說軍人有兩重性格，而其實這兩種性格是合而為一的，因為有前者的性格才能發生後者的性格，它是相依相成，不能分離的。

因此任何一個軍人，從他穿軍服的那一天起，他是無時無刻都準備犧牲，都準備戰死沙場的，所以一個軍人陣亡，在他本身說是求仁得仁，無所遺憾的，只是大敵未滅，任務未完，心有所不甘罷了。正因為如此，所

⁹ 本文刊登于〈戰鬥明天〉第一卷，第三、四期合刊，第2頁，1953。

以我們的追悼陣亡將士不是哀悼將士的死，而是恨殺死我同志的敵人，憤怒敵人還沒有完全消滅。同時在追悼陣亡將士的時候，亦正是我們接受後死者的責任，準備替死者報仇，消滅敵人的時候，所以只有無言才能表示最大的憤怒，亦才足以表示最大的哀痛。

南日之役我曾參與，我亦曾親眼看見我們的將士在槍林彈雨之下，奮勇殺敵，視死如歸。雖然我看見我們許多將士在陣頭壯烈犧牲，但是當時我並不覺得悲傷，我只覺得驕傲，因為我們有如此英勇的將士，何患共匪之不滅，復國之不成？我們正應該為黨國慶幸。然而戰後歸來，回想起許多陣亡的將士，從此長埋南日沙場，永遠無法回來與我們並肩作戰了，便不覺得要傷心落淚。但是一想起大敵尚未消滅，大陸仍待收復，那我又覺得只有無言，堅強的擔負起後死者的責任，勇敢的踏著先烈的血跡，迎接更大的戰鬥，承受更大的犧牲，決心消滅禍國的共匪，以完成大陸的反攻，這才是我們今天追悼南日國殤應有的立場和感情。